

全州历史文化丛书 1

蒋钦挥 主编

泐泉集

(上)

泐泉集
蒋钦挥



(明) 蒋冕 著
唐振真 蒋钦挥 唐志敬 点校
重印点校 蒋桐媛 刘飞锋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全州历史文化丛书①

湘 皋 集（上）

明·蒋 冕 著

唐振真 蒋钦挥 唐志敬 点校

重印校对：蒋桐媛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湘 皋 集（上）

此书原由中共全州县委、全州县人民政府赞助出版

重印赞助者：

文 超	李发连	滕奇武	蒋戊花
曹玉生	赵小平	马宗良	蒋明炅
雷述明	宾彬彬	蒋增凤	谢建宁

全州历史文化丛书

总策划、主编：

蒋钦挥 （广西日报编委、南国早报总编、高级记者）

副主编：袁鼎生 （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、博士生导师、教授）

吕朝晖 （广西日报原编委、理论部主任、高级编辑）

曹光哲 （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副董事长、总编辑）

顾问：陈开瑞 （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）

黄南津 （广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教授）

唐志敬 （原广西通志馆特邀顾问、编审）

文 萍 （日本东京商务出版社海外部原主管、硕士）

唐振真 （广西日报理论部原主任、主任编辑）

蒋世玢 （全州广播电视局原局长、高级政工师）

蒋廷炉 （全州中学高级教师）

蒋桐媛 （广西财经学院学报编审）

文 超 （广州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主任）

蒋廷瑜 （广西博物馆原馆长、研究员）

宾恩信 （桂林信昌投资集团董事长）

唐 智 （南国早报副总编、高级编辑）

刘游辉 （当代生活报副总编、主任编辑）

明少傅文定公冕像

樞政少傅
蔣公敬所壽
真

正德己卯冬月大西洋
荷蘭通問使穆蘭阿那多
遵照於京邸凌雲西院



作者遺像

莫让珍贵历史成云烟

——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重印前言

文 超

全州在广西乃至全国，都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、厚重文化底蕴的地区。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的重印，是对全州历史文化的回顾、总结、凝炼和提升，是敢为民间整理全州历史文化之先的功德之举。

全州有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元代著名诗人陆屋曾赞叹全州“高山仰圣道”、“遗风尚可寻”，而如今许多高古遗风尚存，遗迹不再，但仍留下了许多口耳相传的历史印记。为纪念传说中舜帝的两个妃子，全州人在二妃登临湘江之处修建了二妃庙，如今虽已无迹可考，但总还有文人骚客在湘江之畔寻寻觅觅；宋太守柳开曾创办柳山书院，后来者也陆续兴建书院、学堂，有的书院还被最高统治者题名，也曾名噪一时，面对断垣残壁，仍不时有学者文人凭吊。

灿若群星的全州籍学者、官宦，记述他们为人、为学、为官的著作，虽然不少已散佚，存世的也正面临湮灭，但珍贵历史必不会尽剩云烟！蒋冕为了坚持礼法而不对皇帝屈服，宁愿坚守自己的价值观，而辞去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首辅之职；曹学程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，敢于直谏皇上，反对主和而遭牢狱之灾；谢济世履仁趋义九死不悔，历尽劫难却意志弥坚；七品县令俞廷举“宁可得罪上司，也不可得罪百姓”；蒋琦龄面对江河日下的朝政“气愤如山死不平”，写出《中兴十二策》；赵炳麟“报国文章皆热泪”，明知言出祸随而虎口捋须，敢于弹劾炙手可热的袁世凯，等等。全州的先贤们胸怀理想，心忧天下，距稻粱之谋

远，离家情怀近。这些先贤们，实在是一些超可敬的人。文以载道，他们留给后世的文字里，承载的理想、信念、正气和道德操守，永远鲜活光彩，发人深省。

人们还可能记得自宋以来，全州有进士140多人、举人1570多人这些傲人的数据，但是否还记得那些启贤才、开风化、兴教育如柳开者也？是否还记得那些隐居桑梓草野间、寒窗苦读的先贤们的道德文章？

最近我在广东龙川县看到一座越王庙里，供奉着一位叫唐希孔的全州人，他在任龙川知县时，官声、政声俱佳，因重民生而位列当地历代“十贤”之中。我企盼在不久的将来，在全州出现一个以柳开命名的广场或公园，在伟岸的柳开雕像前，他及他一样有功于全州的“十贤”们，被全州世代景仰，垂之不朽。

先贤们为造福全州留下的公德，为人、为学、为官的著作，培育后继英才的书院，绝不可能任由时间的推移而成过往。为此，应有所担当，有所行动。

文化遗产如不及时保护、抢救，徒增沉痛、遗憾和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学者周文彰说：“文化是形象，不抓文化就是不要脸。要像重视经济发展那样来抓文化发展。”

全州人正在做抢救、整理先贤著作的事情，这是一件弘扬地方文化、事关颜面的大事；也是一件承前启后，将潜德幽光彰闻于世的善事。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让全州古籍不再失传，让更多喜爱先贤著作的人，在身边就能看到楷模和范本；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先辈们的嘉言懿行，得到继承和效法践行。

现代社会有一种普世的价值，叫民主，其中一种重要手段，即是通过一定的议事规则辩论后表决形成决议，直言是其内在的起码要求。没有刚直直言，遑论辩论，遑论民主。长此以往，民主政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。

人们当然知道，要坚守说真话、实话，不妥协、不一味随波逐流的品格不容易，需要一点执着，一点坚韧，甚至一点——用

全州话说——脑壳梆硬。

刚直敢言，似乎已成为随先贤们远去的踪影，不管是“气愤如山死不平”也好，“报国文章皆热泪”也罢，已渐渐成为当下的稀罕物。取而代之的领导人文化、老好人文化、口号文化、造势文化，使得精神的家园一片一片沦陷。于是乎，敢于直言不讳者、敢于在诺诺之中发出诤诤之声者，越来越少见了。

思古论今，作为全州人，我们是否应该把那些遗失了的先贤们身上的道德勇气寻找回来，让它灵魂附体，凤凰涅槃，重生我们的精神品格！

北宋著名哲学家、思想家张横渠有言：

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请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我在全州先贤们的故事里、著作中，看到了他们很多人怀有如此理想、信念，并已践行。而我们呢？

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

而你们，站在那儿

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

谨以郑敏《金黄的稻束》句，敬献全州的先贤们！

（2012年7月29日 广州）

总 序

潘 琦

全州人杰地灵，人文荟萃，在历史上出过不少知名的文人、学者和官宦名流。全州民风淳朴，全州人素以忠厚、耿直、友爱、礼让、敬业、勤劳的秉性受人赞许，所以往昔称其地有“燕赵之风”。全州在广西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地方，有较丰厚的文化积淀。

据地方志记载，自宋代以来，全州本地进士及第就有 143 人，举人 1570 人，这在广西数十县中是屈指可数的。昔时全州入仕者多以直臣、谏臣声名于世。明代理学名臣、首辅内阁大学士蒋冕，监察御史曹学程，清雍乾年间以骨鲠忠直名世的御史谢济世，被誉为“粤西才子”的俞廷举，“铁面御史”赵炳麟等，都是些刚直不阿的人物。而在文坛，全州人则以和而不流、推陈出新为高标，其代表人物有清初“岭南词坛领袖”谢良琦，开一代画风的著名画家石涛，著名宫廷史学家蒋良骐等。他们的造诣为世人称道。全州历史上兴建了许多书院、学堂、寺庙、宗祠，当年的那些标志性建筑至今仍保留着恢宏、壮观的气度。民居多轩堂瓦舍，方砖铺地，马头高墙，一派江南风韵。漫游其地，可以看到历史上不同时期建筑的遗迹和在经济、文化发展中曾经拥有过的辉煌。

全州地处湘桂走廊北端，当中原岭南交通孔道，较早受湘楚

文化、中原文化的辐射和影响。启贤才、开风化、兴教育、办学校，得风气之先。自宋太守柳开创办柳山书院，便建立起一种陶冶高尚人格、培养独立学术思想的载体，把学校教育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。无怪乎元代诗人陆垕由衷地赞叹：“何年柳使君，开此读书林？天地三江远，烟云一径深。高山仰圣道，流水净人心。伊昔从游乐，遗风尚可寻。”元代柳宗鉴所著《清湘书院纪》也记述了当年全州办学的情况。这表明历史上的全州敷文重教，风气尤盛。柳宗元、黄庭坚、范成大、解缙等文人墨客，都曾到过全州，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篇。

历史上的全州文人，相对而言勤于著述。史志存目作品有150多部，可惜或因兵火，或因灾变，或因代湮，大多散佚。如宋宝谟阁大学士陶崇《澈斋文集》、明工部右侍郎蒋曙《竹塘集》、明监察御史曹学程《忠谏录》等一批颇具文化、历史价值的著作已成绝版，留传至今的不过什一。而这一小部分古籍或为孤本，或为残本，其继毁续绝如悬一线，亟待整理抢救。

现代全州人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往情深，他们之中不乏有志之士，有才之人，对古今文化发展有一定的研究见解。蒋钦挥、吕朝晖便是其中的两位。这些年来，他们本着对桑梓的热爱，利用业余时间，收集了大量全州的文史资料，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，已经撰写和正在撰写论文著作。近几年，由蒋钦挥首倡，有一批同道者携手协力，将全州历史名流的遗著搜集点校整理，编辑出版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，实为难能可贵。

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，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，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。要发展先进文化，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。离开传统文化，我们的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整理和抢救有价值的古籍，关乎固本拓源的宏旨，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致力于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整理

工作的同志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

广西具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，文化遗存很多，包括文物古迹、民族民间艺术等文化遗产。要加强对这些资源的抢救、保护和合理利用，努力把广西的文化资源优势，变成文化发展的优势和经济发展的重点增长点。愿更多的同志投身于广西文化的研究事业和文化开发事业，创造丰硕成果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新贡献。

公元二〇〇一年六月十六日

（作者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、宣传部长）

总 序

熊显元 黄福喜

全州地为湘桂孔道，为南北文化交汇之区，山水人物具荆楚之俊逸，兼南粤之灵秀，在桂北乃至广西素有盛名。其文化底蕴之丰厚、民风之淳朴，我们早有耳闻。及调全州任职，与全州人民朝夕相处，一道工作和生活，对全州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全州历史悠久。秦始皇二十六年(公元前 221 年)，在县境内始设零陵县，属长沙郡；汉元鼎六年(公元前 111 年)，设洮阳县；五代后晋天福四年(公元 939 年)，楚王马希范奏置全州，辖清湘、灌阳二县；元代升全州为路；明洪武元年(公元 1368 年)改府，旋降为州，二十七年(公元 1394 年)由原隶湖南永州府改隶广西桂林府；民初改称全县，1959 年改为全州县。

全州人文之盛，多集中在宋、明、清时代，尤其是明中叶至清鸦片战争之前。其表现形式多以家族群体出现。如明代的蒋昇、蒋冕兄弟，前者为南京户部尚书，后者为首辅内阁大学士；陈瑶、陈琬堂兄弟，前者为金都御史，后为工部左侍郎；二陈的子侄辈陈邦偁、陈邦修，前者为礼部郎中，后者为太仆寺少卿；舒氏则有舒应龙、舒宏志父子，父为南京工部尚书，子为探花、翰林院编修。到了清初，则有“二谢”之称的常州通判谢良琦及曾侄孙、著名御史谢济世以及济世之叔、山东巡抚谢赐履；有

“一门四进士、三代三翰林”的才湾村蒋肇、蒋林、蒋良翊、蒋良骐；有连续十余代在朝为官的龙水蒋氏。综观他们，有的官至一品要员，有的被誉为粤西“词坛领袖”，他们各领风骚，留名青史。

俱往矣！全州的历史人物已成过去。但他们的道德文章、人品学问应该视为宝贵的文化遗产，继往开来，发扬光大，并在后人身上再现。今日的全州人，继承中有开拓，务实中有创新，粗犷中有细腻，文雅中有骨鲠，憨厚中有精明，豪爽中有约束。追根溯源，这些性格特点，应该说是先贤薪火相传的。

钦挥、朝晖等友人在邕搜集点校、整理十位先贤遗著，结集为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，是件很有意义的事。前人的著作，不仅是他们道德、学问的体现，也是当时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变迁的折射。相信读这套《丛书》，不仅对激励后者发奋读书、思有作为大有裨益，同时，也有益于我们以史为鉴，抓住机遇，把地方的事办得更好。

谨以数语为序！

二〇〇一年七月

（熊显元 中共全州县委书记）

（黄福喜 全州县县长）

向往全州(代序)

蒋子龙

数年前到广西的北海市参加一个活动，意外地结识了当时是《北海日报》总编辑的蒋钦挥。不知是因为同姓，还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吸引了我……

我因姓蒋，从小受另一个非常出名的蒋姓人牵累，有几个外号像影子一样，你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，如“蒋委员长”、“蒋总裁”……我想钦挥也一样。虽然不会为姓蒋而自怨自馁，却容易在群体中感到孤单。故而见了同是姓蒋的人，从心里觉得亲近，在情感上希望姓蒋的能够更容易理解姓蒋的——这是那次广西之行的最大收获。

钦挥送我一本《全州蒋氏族谱》，里面讲到了蒋姓的起源，我如获至宝。在此之前，我对自己姓氏的来龙去脉一直懵懵不知。全州县有近80万人口，其中有18万人姓蒋。我自从上中学离开家乡沧州，在生活中就很少能碰上同姓的人。1995年去台湾，倒是遇见了不少改姓蒋的当地人。我当年刚学写作时则有人劝我起个笔名，借以避开名字前面的蒋字，被我拒绝了。理由有二：一、正因为姓蒋，已经被误会和调侃得够多了，越要“作”不改姓，“写”不更名；二、起笔名无非是求新求奇，我的名字一般，只因为前边有这个姓就有点稀少了，相信不会有重名。

从广西回来不久，正赶上中央电视台《百家姓》剧组为拍摄

蒋姓这集来天津采访我，他们还说刚去台湾采访了蒋纬国。如此看来，这个《百家姓》剧组成了解释中国姓氏的权威。我便先向他们请教蒋姓的来源。他们所讲，竟然完全印证了《全州蒋氏族谱》里的记载。我姓了半个多世纪的蒋，总算弄明白了这个蒋字，不能不感谢钦挥。

去年夏天我再去广西，走进钦挥的书房，见他的案头摆着高高的一摞古书，纸张陈旧变色，文字古奥难解，笔画残缺，模糊不清。他正在点校的是《赵柏岩集》，为晚清的著名御史、全州人赵炳麟所著。经打问，才知钦挥和他的几位同乡正在干一件大工程，自筹资金校订出版《全州历史文化丛书》。其中有明代嘉靖初年首辅内阁大学士蒋冕的《湘皋集》，清初有岭南词坛领袖之称的谢良琦的《醉白堂诗文集》，著名画家石涛的《画语录》，山东巡抚谢赐履的《悦山堂诗集》，监察御史谢济世的《梅庄杂著》，四川营山、定水县令俞廷举的《一园文集》，融县训导蒋励常的《岳麓文集》，河道总督蒋启勋的《问梅轩诗草偶存》，顺天府尹蒋琦龄的《空青水碧斋诗文集》等等。

其中有因“持正不阿，直言敢谏”而被削职为民者；有“一生九年流放，四次被诬，三次坐牢，两次丢官，一次陪斩，履仁趋义而九死不悔”者；有主张“端正本，除粉饰，任贤能，开言路，恤民隐，整吏治……”者；有“脱于山川”、“法自我立”的天才横逸之士……“气愤如山死不平”、“报国文章皆热泪”——我惊讶全州历史上竟有这么多鸿儒硕彦，留下了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。同时更惊讶现代全州人，对全州的文化传统及先辈乡贤的尊崇。

恋乡情结，人皆有之，“月是故乡明”！但从钦挥身上体现出来的“全州性格”，令我感佩不已。整理出版先贤的遗著，就是对传统的文化道德最好的习得和承传。近百年来的多灾多难，尤其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，几乎砍断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

根脉。现在我们开始尝到苦头了，体验到了文化道德的尴尬——特别是道德，仿佛患上了世纪病。人们不能不意识到，必须再把中华民族文化道德的根脉接上！

道德不能没有文化的培养和提升。世界上历来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，目前让东西方学者都能接受的是美国学者克罗伯为文化下的定义。他认为文化构成了各群体的成就标志。也正是这个克罗伯还说过：“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观念，其中观念特别重要。”正是钦挥身上那种强烈的“全州文化观念”，深深打动了我。他的观念来自对全州文化传统的自豪，曾经创造了全州的历史和文化的群体，无疑是全州人成就的标志。

从钦挥等人所做的这件事上，可以看出全州先贤的遗韵。在全州，继承先贤的精神和文化是有传统的。清代的俞廷举，视“拾人遗文残稿而代存之者，其功德当与哺弃儿、埋枯骨同”。一部人类文化史足以证实这种文化上的承传对一个地区、乃至一个民族是多么重要。人类曾经创造过灿烂异常的文化，皆因为不珍惜，不懂得承传，辉煌于一时，又绝迹于一瞬。如渊源古老的巴比伦文化，随着巴比伦国家的消失而夭折；盛极一时的玛雅文化，其天文、数学上的成就无与伦比，也早已消亡；还有已经伊斯兰化的埃及文化、雅利人创造的印度婆罗门文化，都已面目全非，今非昔比了。

所幸，全州人一代代地保存住了自己的文化精髓，这是他们的文化传统，也跟全州人的性格有关。或许正是全州人的文化传统培养了全州人的性格。他们的性格可以概括为八个字：刚正拙硬，重信重诺。

去年秋，我和钦挥乘车在从宜州赶往桂林途中，发现刚修好的高速公路因农民设路障而阻断。在当今中国，这种现象并不少见，许多人早已见怪不怪，各种车辆都驶离公路向远处绕去。钦挥作为记者的敏感和责任心使他在车上坐不住了，很想去问个究

竟。他不敢说这么大的国家里会没有刁民，但是，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截断高速公路，必有一定缘由。可他分身无术，我们又得赶时间，他只好给当地记者站打电话，指派一名记者立即来现场调查，到晚上他还要再跟记者通电话，商量怎么办。

他离开报社不过两三天，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上街买一份他任总编的《南国早报》，从头到尾浏览一遍，然后才能再去干其他的事情。他是学新闻的，编报是他的专业，直面现实，披坚执锐，求真求深；余暇则喜欢沉浸于历史文化之中，衡人论文，倍多谨慎，磨砺自己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品格。

他是现实的，又是历史的。唯其热爱现实，就更需要历史。历史是过去的现实，现实是明天的历史。无论是对待现实还是对待历史，他的执著、强韧和一丝不苟是一贯的。这就是全州人。

我没有去过全州，但通过钦挥似乎认识了全州。全州可以为它的过去自豪，也可以为它的现在自豪——真是“人杰地灵”啊！

公元二〇〇一年七月 于天津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天津作家协会主席）